

在出發之前，一個交換生認知道自己的責任大概就是努力過生活，努力體驗文化衝擊，並且做好學生這個角色。

但是有個問題，就像是語言交換一樣，對方期待雙方用你的語言溝通以資練習，但你也期待對方用他的語言與你溝通。所以究竟作為一個交換生應該在異地以自己的方式生活還是學習對方的方式生活，這一直困擾著我。你也許會說：其實是以學習的心態生活，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又不完美而自然地流露自己的台灣本色。

對，但我談的不是結果，而是應該動機，隨著動機確定，動作的不完美中流露出的台灣文化會產生質變，影響著大陸人看台灣人的角度。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長達整個學期。

因為他本質上是一個困擾台灣八零年代之後一整個世代的全民話題：族群認同。

我有幸將我離家最久的這段時光放在與我最切身相關的土地上，也許追尋族群標籤的過程遍及世界的每個角落，但世界上沒有比中國更適切的開始。

九月初，還是一個適合在北京戶外作運動的時節，原本在台灣連三十分鐘都跑不到的我，拎著曠廢四個禮拜沒鍛鍊的兩條腿，竟然就能在清華園子裡面慢跑一個小時。雖然跟在我後面的香港同學叫做路易斯，但是我還是想跟他說：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

就因為北京乾燥的天氣與園子環境優美的校園，併上會造成你呼吸道衰竭的可吸入微粒所製造的、宛若在溪頭森林公園漫步的朦朧美感，初到北京的我一個禮拜七天有五天都在運動。除了慢跑、游泳和籃球，我還騎單車、踢足球與打沙灘排球，另外我帶過去網球拍也幫助我結交了不少球友。有一位來自 ITAM 的墨西哥交換生更引領我見識了歐洲圈子的社交百態。

這位 ITAM 的同學願意去萬惡的美國，尤其是當他愈來愈有自信最近的墨西哥將會逐漸脫離美國的壓制時，更應該要來替墨西哥的環球布局作準備。『想了解美國文化，只要去迪士尼走一遭就一目了然；想要了解中國，不住個三五個月則連皮毛都摸不著。』

在他的眼中，中國就是神秘的、肅穆的、殺氣騰騰的，一切的政治作為都是老謀深算的結果，沒有吵雜的談判，只有經過檯面下博弈後產生的模糊政策，這些政策被相信是造就中國胡溫黃金十年的推手（不然在台面上還看得到什麼呢？），而揭開檯面下的決策過程變成了老外最感興趣的當代聖杯。這位老兄還特地在十八大時起了個大早，拉著他昨夜狂歡後宿醉的室友一起搭一個小時的車到天安門站調戲，噢不，他明確重申：白金漢宮的衛兵可以變成每個人手機上的畫布，但是中國的衛兵不行！你只要稍微靠近一點，他們就會瞪你。只要相機一出現，你身旁的路人就會立刻嚴厲警告並看著你刪除照片，原來是便衣！這實在太酷了！

是的，中國要威權，因為中國的老百姓不想要干涉政治，只要能夠生活，能夠守好自己的田地，生活無虞，為什麼要冒著殺頭的危險進京辦君呢。我常常會與外國的同學討論中國現象，試圖解答為什麼中國模式能夠運作，試圖定義中國模式。然而我這種行為本身就不能夠代表中國特色。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在喝酒的時候就會開始聊各國差異，任何差異！我們從中國的美食開始談起，這一家中國 HOOTER 有全套的伴料，啃一盤雞塊可以搭配特製的酸辣朝天椒；但是 HOOTER 可是美國最大的連鎖酒吧，特色是波霸女侍，所以我們開始聊酒吧裡的一切，從營業時間太早抱怨到女侍身材不符歐美規格，我們分享 CORONA 的正確引用方式應該要配片檸檬，分享德國 WEISEN BIER 應該要配上足球。離開後在一條接上閒晃，從歐洲的銀行政策聊到某個同學的家庭狀況，他坦白地鉅細靡遺，到這裡我們又喝完一升的啤酒然後到下一家酒吧。我們接著談到底下的 GAY BAR 對義大利和墨西哥這兩個天主教國家的人民來說是如何難以接受，聊『正確的』男女關係如何透過野外雜交 PARTY 吸引全歐洲的年輕人到挪威的一座森林裡共襄盛舉，附帶可觀的警力。凌晨四點多，四個人在三里屯的頂樓啤酒花園聊自瀆與自我性慾的排解，談真愛與舞會一夜情的關係。這些討論比起後來在茶館怡情、在滿座的酒

吧四處社交、在 DISCO 舞廳與女孩貼身熱舞給我更多的歐洲文化衝擊，不是完全的靠身體去學習，但也不是單純冷靜的思考，是在腦海內酒精略為發酵之後引發出來的漫天長聊。就算不知道這些思維的影響力，起碼有件事能確定：酒醉壯膽不是只能把妹。

即使衝擊再大，我都覺得我在安全區內，就算我如何與美國朋友唇齒相譏，我們都可以輕輕放下，一切都能歸咎給文化差異。但是面對大陸同學呢？面對將『和諧』二字貼滿樓面的國家呢？我認爲我跟非華人的交流才有和諧，我跟大陸同學之間絕對沒有，也不應該有和諧！

在這個學期，我選修了一門中美關係課程，這門政治學的課程提供我兩岸關係的戰略視角，並且幸運抽中和教授一起參加有卡特前總統與駱家輝等人與會的『構造中美新型關係學術研討會』，從 TOP-DOWN 方式了解台灣在中美關係的戰略地位後深知打好小國外交是台灣戰略上的宿命，許多媒體、社會運動與人權等煽情的詞彙在政治戰爭中都有角色，所以掌握政治是 Struggling for Power、民主是 Muddling Through 的過程可以讓我看清台灣內部可見的社會矛盾一些底層機制。

由於當初我也是與墨西哥同學一樣，對中國現況的神秘感到好奇而選擇交換到中國，要了解這裡的社會不正義的來由和即將將中國社會駛向何方，一種揭穿中國裹屍布的優越感與勇者氣質驅使我想要挖掘更多。初來乍到，我就幸運認識的許多已經是黨員的同學、許多體制對面的同學、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政治學的課程與一般人，深度聊天所引發的共識與衝突（感謝他們的容忍）使我知道一個四處拉扯的動態過程，而拉扯的激烈程度隨著利益糾葛從土地轉向資本而加劇，愈激烈我們就愈能夠應用目前研究所能夠使用到的博奕方法來研究他。

清華大學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大學，為『建設新中國』而準備的莘莘學子們自然不會錯過這個問題。在清華，最尖端的研究是來自一個特別的『交叉信息學院』。不超過四十人每屆的學生，不是來自高考而是來自特殊的甄選，隱藏在全中國最熱門的清華電子系之後的科系卻也是令清華電子系這些冠軍學生所畏懼的學院，由榮獲圖靈獎的學院主任一手策劃... ETC，由於我不是天下雜誌或是一般人，既不是要用這篇文章來嚇唬讀者也不是抱著替台灣反省的態度來介紹清華，所以這個學院的種種偉大企圖就掠過不提。

這個課程應用大量的數學，大學部叫做計算機科學班，由於就像是大學部的高中資優班，所以一路承接上來的數學推導能力比起已經要求嚴格的一般工電理三院的學生還要強。以一堂大三的『機器學習』來說，從最初的 BOUNDING 基本技巧到 MINIMAX 和產生學習方式的演算法，其前期在理論方面的課程就佔了全學期的 2/3。並在最後將隱私維護這個難題轉換成數學：我們都知道社群網站會將我們的個人使用習慣拿去賣給廠商，使他們能夠精準地將對的廣告送到對的那群人眼前。但是如何同時保障精準推送同時又要避免公司用這些資料庫判斷出某個用戶習慣對應到的是哪一個特定用戶卻是一個難題，其展示的研究全部應用前期學得理論推導來解決精準和隱私保護的平衡。我們每週約兩、三題證明作為作業，儘管老師說：『假如你們覺得太簡單，可以寫 Obviously』，但是對非該班的同學來說約要花九個小時左右完成。最有趣的應該是 TERM PROJECTS，可以參加競賽或是作研究，每年都有同學成功被國際期刊接受。教授也常鼓勵我們：不要將自己侷限在作大作業裡面，要用作研究的態度來要求自己。我選作的專題是參加競賽，競賽內容就是寫程式判斷手寫的數字，可以應用在郵遞區號的判別。原本吊車尾的環球七百多名到最後翻了 PAPER 和寫了一些補強的腳本後才超越清華電子的同學成了環球 28 名。應用科技本來就是我們這些工程師的本分，但在一個學期內學會將機器學習的理論應用並改進，我再學期初聽到的時候覺得真是大工程，要集眾人之力和自己絞盡腦汁才能夠勉強完成。甚至我覺得以我玩票性質，又比不上清華電子的程

度，來修這個學院的課根本就是只想完了。但沒有作，就只能作夢；只有實際動手，用決心（就算努力和成果會不成比例）才能夠知道一件工程的深度和機巧在哪。

回到自己的專業：清華電子系和交叉信息學院上課的風格就有天壤之別。以『通信與網路』這堂課來說，老師是個廣接教學和研究計畫的優秀青年學者，他的課也是電子系第一水課。老師上課最會講笑話，由於閱歷豐富，老師上到某理論的時候經常會說：『有一次我遇到這個理論的作者，我就問他...』。老師也常會調侃大家：『各位都是我大電子系的學弟妹，想當年我們還會去化學實驗室偷氮氣來冷凍橘子，這麼到你們都只會成天讀書不會搞怪咧？』。或者是激勵大家：『你看看現在在外面作自動化的或是搞工程的，總是脫不了碼農的格，像我們通訊這行是 EE 裡面的貴族。現在你們每天去清芬園擠到一頓香鍋就感激涕零，以後教你們整天吃龍蝦吃到煩。』老師總會用簡單而富有哲理的方式馭繁為簡：『像這裡分成三個部份，推導不用看、公式總結一般重要、歸一化的概念（一句話）最重要。』而我這台灣來的傻 B 總是天真地相信老師的諄諄教誨，忽略那將近兩頁的推導。即便我將那句話思考精純到貫通宇宙萬物，我也無法在期末考擠出一個像樣的答案。（老師補充說這是因為有些同學把我們班輕鬆過的福利傳到另外一班去教人眼紅啦！）總之，若沒有扎實的將這些繁重的推導熟練，根本無法面對清華的考試。由於是開卷，大家屏氣凝神、翻卷聲從未停止，出來時一派春光上相（行話，代表考糟了），事後大家交換眼神，大陸同學問我：『體驗到清華的考試了吧？我們還有一堂隨機過程，你真是幸運沒有這門考試。五道題，全對給分，是以隨機過程隨機過阿！』但是他和我都沒預測到一個星期後的機器學習考試只有三題...

一個月後，我收到學期的成績，雖然分數沒有太難看，但是排名都是後面數過來快得多。我在人人上記下我的感覺：

輸了，輸得一塌糊塗。我在清華電子系學生面前就跟螻蟻一樣被輾過去了。排名幾乎都在底線遊走。就算在考場不盡如人意，就算出來跟著大家一起春風滿面，但直到接到成績才知道自己是被孤立的一人。而報告中揭露的亮點從成績看來也如北京路邊的積雪般稀鬆平常，甚至骯髒。輸給你們是我最深的痛，不是因為怕輸，而是因為沒有拼搏。我不好學，我沒有在圖書館值班，沒有在課本上謄寫。錙銖必較的不是分數而是錢。假如有第二次，我要遁入人群，忘記自己。這學期下來，覺得自己沒有守住我們的驕傲，對不起台灣和台灣清華。

得到一些回應：

與我一同奮鬥的香港科大室友（大陸人）：**我及格我自豪**

清華電子系的學姐：**你有你的特色就好了咩，有生活，有夢想，有堅持的真理，這些都要比單薄的成績單重要的多**

香港理工交換生：**交換本來就是應該這樣的.... Lol!!!**

寫到這裡就是萬事具備了。但要不是一些機緣，人很難跨過一種門檻。我們都需要一陣東風：

因為我流浪到系館附近，看到一個有點歐風的玻璃櫥窗，我進去以後發現除了店員外一個客人也沒有，這就是綠塢。因為綠塢才認識中國社科院出版界的編輯們。

隨便在國子監附近亂晃，看到一家陰森老舊的門牌，裡面卻有蠟燭似的火光，我這樣偶然地遇見留賢館。因為這間北京最貴的茶館得以聽聞不少頂層階級的軼事。

班上的團日主題剛剛好是『祖國回歸與台灣問題』，我才有機會站上講台跟班上的同學講講台灣學潮和反媒體壟斷在台灣清華的影響。

我的室友生性古怪，有一次把我 TAG 到尹福的一個網路問答上面，問的是兩岸問題，回答兩

聲後就被約出來談演講事情。這才能和劉炯朗同台座談『大學的通識與專才』。

我用很爛的成績換到很難的課還有這些經驗，值得！

很多人在這個階段都要全力為人生的下個目標作準備而不敢出國。我的經驗是，出去看一看，才知道努力奮鬥的是不是你想要的。